

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怀，推出一些名家专栏，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，歌咏长清山水之美，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，为了鼓励新人，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，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，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：qlwbjrcq@163.com。

野三坡，一个有温度的地方

莫语

野三坡，一个很精致的景区，很多人都慕名而至。有幸同几个同学家庭闲暇之余零距离感悟野三坡，真真正正了解到野三坡，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。

说到野三坡，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，是因为她的温度是“凉”的。炎炎烈日，处处火烤，谁都想到一个清凉的地方避暑，野三坡，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的山水景区，不幸中招。据随车导游讲，所谓野三坡，就是上坡、中坡和下坡。上坡是百草畔，海拔1983米，与北京天安门城楼直线距离90公里，是野三坡制高点；山上山下气候差异明显，植被呈垂直分布，五一前后山下春意融融，而山上还存有长达100多米的冰川，形成“一山有四季，上下不同天”的景观。中坡是鱼谷洞，以奇泉、怪洞为主的溶洞，全长1800米，分为五层，类似山东沂水大峡谷。下坡是百里峡，最为著名，因全长105华里著称。行走在百里峡的踏谷，从心里感受到人间仙境，刚才浑身汗水，人间蒸发似的，瞬间全无，借着山高、水多长、峡多深、景多美的幻境，人从头到脚、从里到外都感受到了清凉、清心、清静；一步三景、三步一峰，流连忘返，峡谷里因势而建的石凳、石椅、石桌，让远方来的游客停憩小休一番。有的写生学生架好画板，在谷里一画就是一个下午，清透的心境，件件作品不是精品才怪呢。由于谷里长年流水，处处潺潺，温度比外面低10度左右，湿度更是无与伦比，一个神话般的清凉世界，让她璀璨至今，确是情有独钟。难怪同行的人说：“在这里一只烧鸡、二支黄瓜，半斤烧酒，那才是惬意。”

说到野三坡，一个有温度的地方，是因为她的温度是“热”的。从一进入景区开始，无论是百里峡、鱼谷洞，还是百草畔、玻璃栈道、沿河漂流，处处是景，景色迷人，处处是人，人头攒动，无论是旅游旺季，还是旅游淡季，随处可见一斑。众所周知，外出观光旅游，都带足了必备的现金，都捂紧自己“钱袋子”，当个聪明的消费者，可身临其境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除却导游必要的讲解外，大家还是经不住“忽悠”，纷纷慷慨解囊，在索道、在漂流、在滑草等自费项目上一掷千金。因为野三坡景区全部景色都在拒马河的山洞里，每天10万人的涌入量，把景区装扮得人满为患。让游人来不及思索是徒步登山，还是索道登山，就随波逐流，买了上山下山的索道票和漂流券。随着炙热的人流，挤进景区，跋山涉水，放松心情。野三坡，真的到了一个很“热”的程度，不仅紧邻她的北京市房山区的大巴纷至沓来，就是河北省秦皇岛、北戴河的车辆也不少，就连我们山东的旅游大巴也加入滚滚热流，鲁A、鲁B、鲁C的，滨州、聊城、泰安的，内蒙古的也不乏其车，河南的更不乏其人，彻底感受“野三坡我来野”的山水魅力。

暑假看黄河去

长清一中初中部初一13班
卢国梁

我与外公早就有个约定，暑假找一天，去看黄河。入伏的第八天，雨过天晴，气候凉爽宜人，我们爷儿俩决定趁这个大好天儿去黄河，实现这个愿望。

出了老城区，我们沿着笔直的柏油马路直向西而去。一路上，马路两旁白杨树伸向蓝天，多像一排整齐的绿色仪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；小鸟、知了的叫声连成一片，又像军乐队为我们奏鸣；大路两边的玉米苗壮黑绿，长势喜人，今年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。经过南水北调工程、义合村、东仓、西仓村……来到了黄河渡口。

刚走出西仓村，只见眼前一亮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河大桥。只见一座橘黄色的大桥由东向西飞架在黄河上，桥身起伏伏，好像黄河

泛起的水波浪，更像一条黄色的巨龙，欲待腾飞。桥东的引桥向东远远伸去，看不到尽头。登上黄河东岸大堤，啊！雄伟的黄河映在眼前，滚滚的黄河水从南向北流，奔流不息，场面好不宏伟！河心一个个旋涡，不停地在水中打转，好像舞者的裙裾在飞扬。看到这壮观的景象，我不禁想起爷爷教我们背诵的唐朝诗人李白的千古绝句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我光着脚丫，踏着河滩上的细沙，感觉很舒服。眼下是雨季，但黄河的水不是很大，露出大片大片的沙滩，太阳一晒，露出龟背一样的裂缝，成为黄河上一道很美丽的风景线。大堤上下，有许多小孩子在玩，有的拿着小铁锹，不时地铲着沙土，有的玩着塑料小铲车，天真地玩起了“挖掘机”，还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打扑克、聊天。远远望去，隐隐约

约看到黄河西岸的几个遮阳伞，那是老人在钓鱼，这些老人在悠闲地安度晚年。

我看到的黄河水是黄的，只是其中略带一点清，使我想到了四年级课本学的知识：黄河与长江的发源地，都是青海省三江源，为什么长江的水是清的，而母亲河黄河却是黄的呢？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，而黄土高原原来绿化不够，大量的泥沙冲入河中，原来的清水就变成了今天下游的黄河。

返回的路上，脑海中黄河的雄伟久久不能忘却，同时浑浊的黄河水也在警醒着我！我想，等我长大了，有能力了，要在黄河岸上多植树种草，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治理办法，使黄河早一天变成清河，让黄河多为人民造福，这也算我的“中国梦”吧！

再见吧，黄河！再见吧，母亲河！

■ 莺歌唱晚

一支笔，一盏灯

□ 陈莹

有桩小事，时隔多年，却一直难以忘怀——是关于一支笔的故事。

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来着？记不太确切了。老师对我们说，你们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，书写工具应该换了，要将铅笔换成圆珠笔。

父亲带我去供销社，让我自己选。我相中了一支标价3角6分钱的圆珠笔，颇有些奢华。现在的青少年无法想象，当时最便宜的圆珠笔，还花不上一毛钱。就这一毛钱，不少家长亦舍不得轻易掏出来。有些同学的“圆珠笔”都是自制的，花几分钱买支笔芯，再用纸片将笔芯一层层卷紧，捏在手里，使用起来非常费力。我第一次拥有如此“高大上”的圆珠笔，自然爱不释手，连晚上睡觉也要将笔放在枕边。

坐在教室里，我手握挺洋气的圆珠笔，引来邻座同学羡慕的目光，心中很是得意。做完了作业，还要装模作样在纸片上写写画画，“穷腚”地显摆一番。

然而没过一个星期，这支圆珠笔却突遭横祸。那天放学时，女同学小香要借我的圆珠笔。我紧握笔杆，不肯出借。小香伸手就夺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笔杆断成两截，笔芯弹落在地。小香似乎没敢犹豫，吓得撒腿就跑。我愣过神来，抬腿就追，一直追到她家中。她的母亲正在大门洞里摊煎饼，听我说完事由，搓着沾满地瓜面糊糊的双手，一个劲儿向我道歉。小香的父亲卧病在床，骨瘦如柴，用枯树根般的手指拍着炕头，冲着女儿直骂。看这架势，我知道索赔无望了，只好哭着回了家。

母亲劝慰我一番，领我去了村卫生室。讨得一条药用胶布，尽量细心地在笔杆上一遭又一遭缠起来，直到将两截笔杆捆粘在一起。圆珠笔虽然将就着能用了，却像一株光滑挺拔的小树身上，突然长出了一个难看的瘤子。为这事，我对小香同学耿耿于怀，好长时间不再搭理她。

长大后，我与小香十几年不见。有一次路遇，倍感亲切，拉起我们曾经的同学时光，不约而同地记起了这支圆珠笔。不由得唏嘘叹惋一番，半是辛酸，半是欢欣。

我读小学时的教室，是由一座古庙改造的，村里人称之为“东庙”，以区别于另一处校舍“北庙”。

“东庙”不知何年何月建造，室内光线极差，遇到阴雨天气，更是黑咕隆咚，坐在后排的学生几乎看不清黑板上的粉笔字。好在那时也学不了多少东西，因此农家孩子很少有患近视眼的。

夏季是我们最喜爱的季节，能偷偷地跑到河里湾里，洗澡摸鱼；爬到树上山上，捉知了，逮鸟儿。还有一点，可以少受黑庙的“囚禁”之苦。校园的空地上，有棵一搂多粗的柏树，树杈上吊起一块钢板，用铁锤敲击，就会发出“当当”的脆响——这就是学校上课下课的钟声。柏树的岁数，连村里年纪最大的老爷爷奶奶也说不上来。树荫所覆盖的地盘，比两间教室还要大。每到炎热的夏季，老师就常常让我们坐到绿荫里，上自习，做作业。大家用的“桌椅”都是从各自家里扛来的木凳子，搬进搬出很方便。同学们围树而坐，一边听着悦耳的蝉鸣，一边惬意地做着功课。趁着老师不在跟前，还能唧唧喳喳地嬉戏打闹，尽情享用着大自然赐予的阴凉。怪滋润啊，有些妙不可言呢！

白天的日子容易打发，到了晚上，读书学习就成了问题。那时山村尚没有通电，烧蜡烛又买不起。最好的照明工具，就是煤油灯。我用的煤油灯，是仿照别人的样子自制的。找一只空玻璃药瓶，用钉子在瓶盖上钻个眼儿，穿上用火纸捻成的灯芯，便成了“读书灯”，虽然简易，但很实用。除了用它做作业，睡觉前还可将它放在炕头上，借助昏黄的光亮，呼吸着浓烈呛人的油烟，痴迷地读些“闲书”。高尔基说，“我见到书籍，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。”这个譬喻，真是有生活，十分贴切。

早晨起来，鼻孔被油烟熏得黑黑的，往往要又擤又洗，需“打扫”好几遍才弄干净。有几次，如豆的灯光居然燎着我的头发，吓人一跳。《高玉宝》《大刀记》《渔岛怒潮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等，极其有限的一些“闲书”，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读完的。

小小的煤油灯，成为亲密无间的童年伙伴，照亮并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田。